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北京初夏的夜，比武汉凉爽得多，温度其实差不多，主要北京干，所以爽。武汉潮湿带来的闷热，唯有用AQ精神才够抵挡。我其实也就是一个女AQ了。数年如一日地，我只看潮湿闷热的优势，这就是：特别润肤。不过话说这么远，近日赴京参加中国作协会议，还是非常享受北京夏夜的凉爽。

享受大约是一种需要非常警惕的个人状态，稍微放纵，便滑到反面。一连两个夜晚，我都不开空调只开窗，于十楼窗边，深夜看书，凉风拂面，北京真好。于是第三个夜，把窗推开到最大，结果，悲剧了。我原本特会睡觉，猪睡类型，躺下关灯，即刻入睡。突然，耳边一阵嗡嗡，蚊子袭来！我立刻惊醒，翻身坐起，打开灯，找蚊子。同时十分后悔自己沉溺于享受，忽略了北京也是有蚊子的。武汉自然有蚊子，亚热带，水多蚊多，从小就被咬得浑身起痘，皮肤抓痒抓得稀烂，那都算小意思，被咬得生痛打摆子，何止一次两次。炎夏课堂上，骤然寒冷入骨，瑟瑟发抖面如死灰，老师一看就知道是疟疾发作，就讲：赶紧背书包回家盖棉被。可是行到路边，两腿发抖再也走不动，只得蹲在道旁抱着肩，牙齿直打磕，得熬到恶寒过去去发起高烧，才得跟踉跄跄跑过去。一场摆子要打好多天，又难断根，时常复发，得人死去活来痛不欲生。长大后学医，专业恰巧是流行病防治，才知道原来小小蚊子，却是地球头号杀人凶手，被它杀死的死亡总人数，远远超过人类战争死亡总人数，每年都会致使几亿人患疟疾，近百万人因病死，经济损失一直持续增长，估计现在都上百亿美元了。厌恶上升到仇恨，个人私怨上升到家国情怀，当时作为一个年轻气盛的流行病医生，曾经发出狠话：一定要消灭疟疾！我不敢说消灭蚊子。蚊子实在太强大了，因此对于武汉蚊子，我从来都不会小觑。

## 遭遇北京蚊子

池莉



和大意。任我睡得再熟，只要蚊子飞来，哪怕只是它那微小的翅翼，扇过我的皮肤，我皮肤汗毛都会即刻竖起，立刻把敌情传输大脑神经节，双手迅疾做出扑打动作。作为长江流域的子孙后代，世代祖先都生息于由重庆到上海这一条水系，大概基因早已写进蚊子的伤害，所以我天生武功甚好，不仅可以单手抓飞蚊，还可以黑暗中盲抓。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北京蚊子太聪明了！我灯一开，它就躲了，满屋子都找不到。灯一关，佯装睡觉，我以为它会来，可是北京蚊子，它偏不来！它看穿了我的伎俩。它耐心等待我真睡。它深谙人类睡眠生物钟力量的难以抗拒。我坚持了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三十分钟以后，我就熬不过瞌睡了。好吧，这个时刻，它出动了！小旋风战斗机一般，不停地飞来飞去，我一再惊魂，心烦意乱。关灯，关灯。关灯，关灯。并不漫长的夜，却是一场漫长的游击战，耗得我精疲力竭。最后我想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战术：大开空调。低到室温19度，就算冻不死蚊子，也应该解除了它的攻击能力，至少当年大学的《流行病学》是这样讲的。我自己则把被子裹紧，床罩枕头都堆上保暖。然而！翌日起床，镜子面前一站，上帝啊，我的脸，几乎变成畸形，鼓着三个极为坚挺的红肿的大毒瘤，并且开始奇痒，并且又一连几个大喷嚏，我冻感冒了。强烈复仇愿望唤醒了我流行病医生职业捕手的本领，我屏息嗅闻，循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，很快找到了蚊子。它在床边地毯上，因吸血过量腹胀如鼓而行动迟缓。我毫不犹豫就拍死了它。鲜血溅出，染红地毯，清晨明亮阳光下，竟如此触目惊心。我使劲擦地毯，但北京国务院二招的地毯上，还是留下了我流在北京的血。面对血的教训，我想了半天也想不通自己，作为人类，为什么总是记不住血的教训！

作为世界三大酒王国之一，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有“酒”字。先秦古籍完全与酒无涉的甚少。从《春秋》起，历朝历代，正史记载了无数大事，也记载了无数酒故事。秦汉辑录帝王公卿谱系的《世本》说“仪狄始作酒醪，可以翱翔于长空，可以沉沦于深渊。可以弃利禄、忘荣辱，合天人，齐生死。所谓“壶里乾坤大，酒中日月长”。有了酒，便可以褪下一切伪装，使身心毕露，“乘物而游”（庄子），获得一个绝对自由的时空。魏晋第一醉鬼刘伶的《酒德颂》写道：“有大人先生，以天地为一朝，万物为须臾，日月为高，八荒为庭衢……幕天席地，纵意所如……兀然而醉，豁然而醒，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熟视不睹山岳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，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，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，”以至于“以宇宙为狭”。

## 乡村的酒

陈世旭

变五味；少康作秫酒”；西汉刘向编订的《战国策》言之凿凿：“昔者，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而绝旨酒”。也有说神农造酒、甚至干脆就是“天有酒星，酒之作也”的。酒的历史实在过于古老。酒和人类似乎与生俱来。人类的祖先巢穴居就不嗜酒，且会“造酒”。“粤西平乐等府，山中多猿，善采百花酿酒。樵子入山，得其巢穴者，其酒多至数石。饮之，香美异常，名曰猿酒。”（《香梅类钞·粤西偶记》）“黄山多猿猴，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，酝酿成酒，香气溢发，闻数百步”（《紫桃轩杂缀·蓬梳夜话》）。人类喜欢酒自然有道理。酒的好处太多了。人因为酒，可以燃烧，可以冷酷；可以缠绵，可以毒辣；可以柔若丝绸，可以锐若利刀；可以放歌，可以恸哭；可以多情，可以杀戮；可以旷达放荡，可以舍生取义；

## 诗五首

高昌

春秋楼戏提关公大刀有赋  
携诗携梦沐高风，异代衣冠忠义同。试手难提刀偃月，捧心应是共君红。  
临胸老龙湾铸剑池  
池小敢承天下名，凛然铸剑老龙惊。清波难见俗虾蟹，遍野风云心境平。  
送立东入藏  
昂上云程西复西，昂扬生气与天齐。囊中应蓄风雷句，敢向珠峰雪顶题。耿耿雄心岂并蛙，



诗能野处味尤佳。高原自有真风景，一笑飘然天一涯。  
天坛回音壁  
巧匠当年筑此墙，堂堂金碧辉煌煌。可怜黔首呼声远，何日回音到帝乡？  
遥想喀纳斯湖  
彩蝶歇香梦，天鹅弄夕晖。奇峰还郁郁，秀水自依依。每拟仙姑美，翻惊湖怪归。澄波千载镜，一照我心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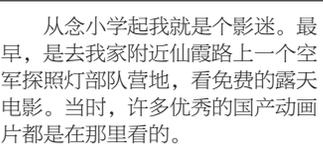
聂鸥至少有两套笔墨。她的简介上说，她擅长水墨画、油画。我亲近她，还是源自连环画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《连环画报》上，有她跟孙为民两人画的《星期三的紫罗兰》，极尽精雅之能，画中那外国女郎的形貌风度，我临摹再三；它甚至影响了我对衣饰的审美，我多年都在谋求一件深色条子的衬衫或裙子，跟那画上的一样的。隔不久，我又买了一本小人书《山猫嘴说媒》，是山乡的故事，画的笔法拙朴山野，仿佛赵树理的山药蛋派，投合了我的另一口味。如果要在洋派和山野之间穿梭，那后者还更贴心些，有时候我刻意扎小辫、穿旧的碎花衬衫——十一二岁，我开始穿给自己看了。《山猫嘴》的画家是谁，我一看居然又是孙为民、聂鸥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么截然不同的两套图画，彼此不见丝毫干连的影子，他们是怎么摆脱画笔中固有的自己，总不象换衣服那样简单吧？这两个人不知为何总在一起画画。很多年后我才得知，他们是夫妻档。据行内人称，孙为民的写实功夫了得，可以做聂鸥的老师，可是我看过署他一个人名字的画，感觉就像《红楼梦》的后四十回，不好看了。所以我喜欢的肯定是聂鸥。

## 若烹小鲜

蔡小容

捏——而它的轻俏鲜活恰恰就是适合聂鸥画笔的度数。聂鸥可能随手就画出一幅又一幅的连环图。北京生长的她在乡村呆过几年，田间阡陌，鸡犬之声，大概在她心中能延伸出几十尺的长卷，够她信手拈来，涉笔成趣。当一个画家多么好，放眼望见的四周，尽是画。眼里心里的世界，可以在纸上缩微呈现，本来不甚合心意的地方，经了画笔就合了心意，它比真的更美。“在河南省东部的一个地方，一溜排列着十个小村庄：大庄、二庄、三庄、四庄，一直排列到十庄……”鳞次栉比的农家院落，一座挨一座，这

里那里都有荷着锄牵着牛挽着筐筐推着车的农人，走在阡陌上。村是光棍村，树是峥嵘的。人逢喜事，鸡鸭管自跑，鸟儿凑趣飞。也有旖旎的时分：“一会儿，雨停了。二郎撵凤兰上车，拉起车子继续走。两个人边走边谈。这时，二郎希望这条路长长的，永远走不到头，让凤兰坐在车上和他谈话……”



从念小学起我就是个影迷。最早，是去我家附近仙霞路上一个空军探照灯部队营地，看免费的露天电影。当时，许多优秀的国产动画片都是在里看过的。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母亲因是区里的人民代表，每个月能享受两张电影赠票，母亲不看，都让我和三哥去看，那时看的《海魂》《甲午海战》至今还历历在目。真正接触到优秀国外影片的是在我上大学期间。那时，位于宁波路586号的新光电影院，是上海出了名的一家放内参片的影院。电影院门口的票贩子也特别多，小孩子是不带入内的。当时我三哥在电影制片厂工作，厂里经常发“内参片”的票子，三哥总给我去看。上海的电影“盛宴”应该是从1984年的《英国电影回顾展》开始的。那是我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。从报上获知消息后，利用中午吃饭时间，骑自行车，赶到文化广场大门口去买票。到那里一看，已排起了长龙。排队买，下午上班肯定迟到。放弃购票，又实在可惜。我看维持秩序的是警察，灵机一动，拿出我的工作证向他说明情况。那位警察也够

《山猫嘴说媒》伴我多年了。有一回搬家，来帮忙的朋友信手把它扔了，扔在了垃圾如山的走廊上。我经过，我的惯于在垃圾中发现宝贝的眼睛一下看见了它，我把它捡了回来。

有同情心的，直接把我带到团队票窗口，让我把票给买了。观摩也是在新光电影院，那批电影选得真是优秀，我像饱餐一顿“电影大餐”，像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《桂河大桥》《甘地》《呼啸山庄》等大片，都是在那一周看的。从此，我喜欢上了严谨而具贵族气质的英国电影。

## 影迷的狂欢节

陆海光

1986年，我通过分到电影局工作的大学同学介绍，又发现了一个观摩外国优秀电影的场所——电影资料馆。负责人对我说，这里的电影要处级以上干部才能看。我说：我们都是法宣处的干部，应该没问题吧。那负责人挺通融地说，那你就填一张表吧。于是，我组织本单位文学青年到上海电影局观摩了多场“内参”。1993年10月，上海市民迎来了更大规模的国际电影盛宴——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。我又挤进了长长的排队购票人群。记得当时观摩了一部台湾电影，印象深刻，片名叫《无言的

山丘》，故事演绎得特别悲情：1927年，日本统治下的台湾。传说九份山区金瓜石有金矿，于是淘金农民纷至沓来。憨厚的阿助和阿柔随淘金大潮来到九份，投租在寡妇阿柔的陋室里。屋内，阿助与阿柔日久生情；金瓜山谷，黄金交易纷争迭起。踏进草丛，乌鸦四飞；掀开草筐，会有血淋淋的肢体。阿助与阿柔婚后病故，阿柔只得带着孩子和亡夫的牌位离乡背井……

这部电影如我所料，获得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“金爵奖”。每年6月，能在国内享受国际优秀电影的盛宴，不仅是上海电影观众也是各地影迷的福分。前年6月的一天，我们在朋友盛开蔷薇花的院子里喝咖啡聊文学。朋友原计划要留我们晚餐的。另一位朋友拿出国际电影节的票子，提议是否去观摩电影？我们欣喜若狂，从浦东赶往浦西，在国泰电影院观看了一部法国电影。一年又一年，排队购票，观摩国际优秀影片，揣摩“金爵奖”得奖影片，已成了我每年六月的艳阳天。

山猫嘴是一个人的外号，此人靠说媒混日子，坑蒙拐骗，诈人钱财。从这个外号可知这个故事的调

《山猫嘴说媒》，根据范乃仲同名评书改编，孙为民、聂鸥绘，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第1版



十日谈 梦开始的地方，请看明日日本栏。 影视盛宴